

岁月忽已晚

李耀岗

那天,读杜甫一首《狂歌行·赠四兄》,然后就被“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还相酬”击中。当真,别说一千多年前,我们当年的兄弟朋友每次相聚,哪个感情不是相谈甚密、相见恨晚那样的稠密,那次情谊不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那样的浓烈。一次远赴他乡,一次啸聚林泉,同桌共饮,同室而居,同榻而卧,好像要把压在心里的许多话都要讲完,不然,谁知道下一次将在哪里?所以才会,一休无眠,把酒言欢,共话桑麻,那样的时间过得扎实、绵密,多少年都忘却不住、念叨不尽,每次翻捡出来还总有股子热乎劲儿不绝,烫手,暖心。

没有手机、没有高铁、也没有钱的那些年代有的只是时间和精力,有的是过剩的时间和精力生出来的许多惆怅和缠绵。况在资讯和交通尚不发达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不知要多么珍惜那三言两语的微言大义,纸短情长,只好写信,往来之间尺牍回旋,一唱一酬很多日子就过去了。

若在更远的古代,思绪里藏了知己,胸怀里便起了天涯,没有人知道这一世还能再几次相见,天各一方,对酒当歌,那些遥远的牵挂都遥遥地长成了各自纸上的诗词歌赋、低吟浅唱。譬如



因为北大寺有荷花,所以到那里拍荷花。

北大寺是晋祠镇的一个村,挨着晋祠旅游区,那里有满塘的荷风荷韵。早晨,风和日丽,满塘的绿映入眼帘,淡粉浅白的荷,宛如二八少女踏波水中。

放眼望去,满塘的荷叶撑起团团绿色,弥漫的薄薄水雾,如漫步水乡撑起的绿油伞,高高低低,风吹飘来荡去,层层叠叠却疏密有度,让人着迷。

有风拂来,“绿伞群”霎间幻化成起伏的波涛,一片连着一片翻腾,美极了。叶面上的水珠溜溜地滚动着,晶莹剔透。荷叶那浓得化不开的绿,衬出了娇艳荷花的耀眼,千姿百态,纯洁无瑕;含苞欲放的花苞娇羞欲语;半开的,花瓣些许零落,剩余则簇拥花蕊,如未理晨妆的美人秀发零散;盛开的则像怒放的生命,又如盛唐的姑娘翩翩起舞;那些花瓣脱落,露出碧绿的莲蓬散发出清新淡雅的芬芳。穿梭于荷花、莲蓬之间的点水蜻蜓,为这静态美图增加了生命之美。

荷之下,调皮的鱼儿把荷花当成遮阳伞,游来游去,追逐嬉戏,时不时地触到碧绿圆盘的荷叶,珍珠似的水珠在荷叶上滚动,配着水里游动的鱼儿,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相映成趣。

荷不仅外表美丽,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自叶至茎,自花至实都有用。用荷叶包食物蒸熟了吃,清香四溢,就是在三伏天也会使人清爽惬意。莲子生吃甜津津的,晒干了是上等营养品,具有健脾清热的功效。荷花的根能当水果,也能做菜,而且荷花还可入药。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说,荷花可以用来敷伤呢。

自古至今,唯有荷花富有傲气,透着高洁的君子之品。它虽出自污泥却不沾染,濯清涟而不妖娆。

从小就喜欢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意境,但我更喜欢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傲骨。

荷花——那份圣洁将永远植根于我心中。

人物

然而,张桂梅的迫不及待,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在经历了许多次翻山越岭的家访之后,张桂梅强烈地意识到,她的学校早一天开办,那些深山里的女孩子们就能够早一天抓住读书的机会。如果推迟一年招生,至少有一批女孩,将会因为这一推迟而失去机会,早早地回到山村,结婚、生子。

张桂梅的迫不及待,其实是在解救那一批女孩子。

然而,让张桂梅意料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学校的极度简陋,环境的极度艰苦,不仅把社会各界吓着了,同时也把刚刚招聘到的老师吓着了,把第一批招收进来的学生吓着了。开学没多

久,学校仅有的17名老师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100名学生中也有6名提出转学。

这时候,轮到张桂梅被吓着了。她是真的被吓着了,创办学校所经历的各种苦,倔强的张桂梅忍了又忍,总算是忍过来了。学校的简陋,她肯定也能忍下去。但是,刚刚招聘来没几天,屁股都还没坐热的老师们,一下子辞职过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课程根本没有办法开展,学生们待在没有老师的教室,相当于本来就缺米少盐的厨房里没了厨师。与此同时,学生的离去,意味着她们对这所学校的现状和未来根本不认可。

此情此景,对于张桂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希望出版社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连载

难道她辛苦苦建起来的学校,真的要成为一个无法收场的烂摊子吗?想到学校在未来可能面临的窘境,她不寒而栗:老师辞职、学生退学、政府巨额投资付之东流、各级领导的信任被辜负、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

此刻的张桂梅,非常无助。她心情无比沉重地在简陋的学校里徘徊。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叠的时空》节选



所谓背阴或朝阳与太阳并无关系,太阳一直照在大地上。

园子尽头是道沟,路边和沟坡上种有樟子松、华山松、白皮松、云杉、河北杨、漳河柳、法国梧桐、金枝槐、红花槐、紫叶矮樱、丝棉木、山楂树和火炬树……这样的季节,火炬树仿佛一团火……不,沁源人忌讳说火,何况火

炬树红中带黄,色彩更艳丽呢!如果说园子是花世界,沟便是树世界,所谓森林康养,便是让树呼出氧气,让人吸进去,树与人恰似一对恋人呢。

站在路边发呆,猛地见两个人从树下站起,是老邓和广瑞。坡地的树不高不大,也不茂密,居然没有发现他们,显得又走神了。一旦陷入沉思,我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之所以放弃开车,也与此有关。二人显然早发现了我,猜到我会向这边来,才提前藏在树下给我惊喜的吧。

老邓问,爬山去?

我说,好啊。

由东而西,越河沟,援山路而上。路不太陡,山底树木稀疏,向东眺望,对面的山不算高,山顶上的油松都顶着光,那



历山行

张贵宝诗/摄

拾级野情惬,
中条渐逶迤。
步移颜色改,
幽径独行疑。
雨落新坪草,
岚飘药神奇。
舜踪何处觅,
突兀庙存遗。

★中条:指中条山。

★坪:指历山舜王坪。

★庙:指历山舜王庙。

多少只手的转挪才落到想要的那个人手里。等到那人再一时兴起复一封信,安知你又在哪里?

很多时候,你千里迢迢途经一地,想要见的人其实彼此竟从未谋面,但即便那样也过去了。只记得一个名字或者一处门牌号码便生生闯了进去,却全无生疏之感,尤其彼此心里早已记了对方的甚至还有些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意味,从此便有了过密过命的交情。那时的文学青年,只知道对方的作品和城市,路过或者偶遇便是天大的一场缘分,见了就有许多遮不住的文字翻滚而来,挡都挡不住的气势和情谊竟是比日日厮混的寡薄之人要强十倍百倍千倍。

还说杜甫,他老人家怀念朋友总是满心愁苦到不能忘怀的程度,耽着他那么多记人相聚离散的诗就知那时的情谊该有多么浓厚,别后所思,伤心水流,一送再送重送还送。他江畔独步寻花,茅屋为秋风所破,白日放歌纵酒,青春作伴还乡,都掩不住他一次次地送别友人的情深意长……“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他送了还想,想过还送,一酬三唱,欲作还休,浓重的感情全在诗句里保存下来,才让人知道我们现在的朋友是多么的苍白。

我们在微信里看到了如此之多的你侬我侬、你晒我晒、你点我赞,却逐渐淡漠,逐渐漠不关心,逐渐一笑而过。我们一遍一遍地发布或者转发,不管原创还是口水都缺乏朋友之间的真正体恤,所以现在的微信技术越强大也越来越鸡贼,它让你能够看到谁正在关注你,谁为你点了好看,谁可以不见,谁可以只见三天……友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潦草。我们总是白白荒废了许多相聚的时间,而得不到真正的心灵契合。

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是你在我眼前我却视而不见,而是你不识我,你还在我的朋友圈。我们奉献的隐私近乎裸奔,仍然难以得到与坦露心扉相抵的关怀……很多未见已是相见,很多相见亦是未见。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够看见看懂对方,看到彼此走过的世界和岁月。那样,我在喟叹“岁月忽已晚”时,还有“长歌短咏还相酬”。



北大寺赏荷

邢占平文/图



些光从那边山顶洒到这边山底,林间光影疏朗。路并不远,接近山顶时坡度陡然增加,不过,行走并不困难。路中间少有杂草,路的指向也明确,平时来此爬山的人应不会少吧。转过山门,北侧土崖上有一洞,是座山神庙,墙上画一猛虎,庙外立两块石碑,碑文漫漶。绕过山神庙上行便是山顶,地势平坦,松树笔直,松针松果遍地,虽不够厚,走在上面还算松软。北行不到百米,碑石林立,显然是庙宇遗址。民国版《沁源县志》记天神山曰:“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景凤村之北。危峰耸峙,万松蔽翳,形势如马,俗名北马山。相传,晋石勒祀天于上,并建天神庙,故名。”

纪实